



朱卓锋
◎ 著

秦

乱世儿女的**生死场** 惊心动魄的**悲情剧**

一个**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
一群**贪婪自私**的人为**争名夺利**斗争不已
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丑剧

殇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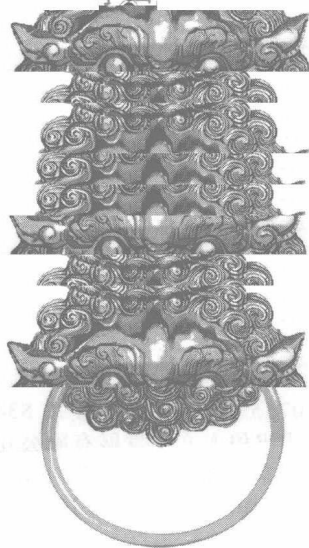
秦殇

长篇小说



朱卓

铨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殇/朱卓锋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47-519-4

I. 秦…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5145号

秦 殇

QIN SHANG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 芳
文字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友家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钟榆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2次
定 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腊月二十三这天,苦山沟里热闹非凡,有一桩婚事却格外引人注目,大地主刘旺才要给儿子娶媳妇。他儿子还不满九岁,娶的却是一个年满 17 岁的女娃。

刘旺才对外说儿子天平从小体弱多病,需要娶个媳妇来照顾他。确实如此,刘家家大业大,城里有几家铺面、几间烟馆,苦山沟里更是有几十亩的罌粟。每年六月,鲜艳的花朵开满了苦山沟大大小小的山坡旮旯。家业如此兴旺,刘旺才本该享乐了,老天却在传宗接代上让他吃尽了苦头。刘旺才一连娶了四房太太都没能给他生出个男孩,女孩倒是生了两个,其间还有两房姨太太病死了。因此,沟里就流传刘旺才的根里没有传宗接代的东西,他盼子心切把自己的女人给弄死了。后来,刘旺才经一个算命先生指点从关中跑到山西,上五台山烧香拜佛。回来后,又娶了位年轻美貌的姨太太,那五姨太倒是个生娃的料,第二年的冬天就给他生下了儿子天平。

老来得子,天平成了刘旺才的宝贝。算命先生说天平九岁的时候,要给他娶个老婆冲冲煞气。刘旺才觉得这个算命先生说得很灵就照办了。

村民们对这桩奇特的婚姻充满了好奇,有不少村民惋惜新媳妇雪丽的命运,说她嫁到刘旺才家迟早是要受罪的。更有人猜测刘旺才给儿子娶老婆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他是在给自己娶小老婆。

新媳妇雪丽并不想嫁给刘家这位年仅九岁的小少爷。只因她爹没本事,交不起那两石小麦的租子。而她又实在不忍心看着她爹一到收租的日子就跑到刘旺才家下跪磕头。

建平本着一个看客的心态扶着树,站在草坡上看着下面大院子里热闹的场景。他觉得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大院门前挤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这时候,建平爹提了一笼晒干的草从人群后走来,朝驴棚而去,无意间他看见建平站在对面草坡上,建平爹把草往地上一搁,大叫了声说:“建平你下来,这么多活要干,你倒好看起热闹来了。”



建平扭头佯装没听见他爹叫他。建平爹又大叫道：“你个狗日的，听不见老子在喊你啊？”

刘旺才隔壁的邻居刘宝川正缩着脖子蹲在土墙脚端着碗吃饭，他懒洋洋地对着建平爹笑道：“德子，建平18了！成大小伙了，怎么还这么骂娃呢？”

刘德能瞥了一眼蹲在坡上的建平，气呼呼地说：“都这么大的人了没一点眼色，看不到东家今天有喜事，忙活不过来，他倒躲着看热闹。”

刘宝川懒洋洋地眯着眼，将吃完饭的白瓷碗往地上一放，拿出旱烟袋边拾掇烟斗边说：“娃大了，也该娶个媳妇了。娃是看天平那么小就娶了老婆，心疼了。”

宝川的话算是说到建平的心窝里去了，建平就是想娶个老婆。他生下来就没见过娘，只听说他娘冬天过河时，掉到冰窟窿里活活冻死了。他爹只顾着到刘旺才家打长工，对他就像对山坡上的野草一样放任自流自生自灭，以至于他到现在仍然和天平这群八九岁的毛孩子混在一起，成了孩子王，他老早就寻思着能找个女人做老婆像娘一样爱他。

刘德能提起笼子说：“哪还有钱给他娶媳妇，这么大人不帮我干活能有饭吃，不饿肚子就谢天谢地了。”

建平偷偷瞥了他爹一眼，见他爹进了驴棚就悄悄溜走了，一个人躲到了他爹看不到的旮旯里。

刘宝川将破袄裹紧了，双手插进袖筒里，嘴里叼着烟斗，花白的玉石烟嘴被他吸得吱吱作响。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对着刘德能的屁股说：“刘旺才给他宝贝儿子娶这么漂亮的儿媳妇，有啥用意，你知道不？”

刘德能从驴棚里探出头，捏了把干草说：“能有啥用意？算卦先生给说的他就照办了，他很信那一套的。”

刘宝川咳嗽几声，把鼻涕用手擤了甩在地上，在土墙上抹着手指头说：“听人说，他可是另有用意的。”说着靠在墙上四下看了看故作神秘地说，“你可不敢给刘旺才说啊，我听沟里人说他那是变着相给自己娶小老婆哩。”

刘德能一把草拿在手里问他：“你这是听谁说的？东家要不是为了生男娃，才不会娶那么多老婆。”

刘宝川怕说出是非，赶紧起身把地上的碗夹在腋窝下，说：“我这是听别人说的，听别人说的，你可不敢告诉刘旺才啊！”说完灰溜溜进了家门。

建平蹲在旮旯儿窝里偷偷地看着坡下院子里热闹的景象，喧嚣吵闹的声音像刺儿一样在他身上乱扎，他揪着枯草心里很不平，天平结婚娶老婆，还不如把老婆给我，那么小的孩子连毛都没长出来呢。他还没见新娘的面，不知道新娘到底长啥样子，但建平猜想应该是个美人儿，他推断的依据是刘旺才现在

的三个老婆,加上死掉的两个,个个长得让人看了垂涎水忍不住想咬一口。刘旺才就这么一个儿子,给他娶媳妇自然是长得好看的女娃。建平越想就越愤愤不平,手里的草芥揪成了一截一截,自然怪罪起祖上没给他积点钱财,有啥办法呢!

在一阵噼里啪啦鞭炮声后,开始拜天地了。建平老远朝大院子里看去,半人高的天平在他娘的带领下来到了院子,他好像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四处张望着看热闹的人。新娘子也在媒婆的牵引下来到了院子。她穿着结婚的礼服,头上顶着红盖头,看不到面目。建平瞧了瞧新娘的身段,发现她两只奶子撑着衣服挺立在胸前,屁股向后高高地翘起,就觉得自己被勾魂摄魄了,心想这女娃肯定长得好看。

冬季白天总是很短,可建平觉得蹲的这一下午异常漫长。刚开始他还罢了,阳光暖洋洋地晒着,若不是坡下院子里的热闹场景,他早就睡着了。后晌,太阳渐渐落山后,寒意就上来了,枯草上结起了霜,他冷得打起了哆嗦。而且,晌午时看见别人都坐席喝酒,他连饭都没吃,肚子饿得呱呱直叫,他爹一下午不停地喊他,他愣是没应一声。

腊月二十三,要祭拜灶王爷。所以,太阳刚落山,刘旺才家看热闹的人就散了。要放在平时不管哪户人家娶媳妇,年轻小伙都会三五成群地闹洞房,闹上半个晚上。在建平的记忆里,17岁时他也闹过一次洞房,是沟里王老汉儿子娶媳妇。那天晚上,一群小伙拥簇着把他掀进了新媳妇的房子,他被众人压在身下,而他的身下就压着新媳妇,他的手不知被谁拿着伸进了新人的棉袄里,摸到了新人滑腻得像白面馍馍一样的奶头,那时他就觉得下身硬邦邦地撑了起来,只是新媳妇长得太难看,至今建平回忆起来都会觉得害臊。

晚上,建平从坡上下来,进了刘旺才家的大门。自打他爹在这干长工,他们就不再回家里住了。他家也在苦山沟,只有一间土房。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只是能睡觉的地方。建平和他爹住在刘旺才家一间旧仓房里,小小的空间里有一个炕,其他地方都堆放着杂物。

建平推门而入,见爹正蹲着身子在炕上看一本破旧发黄的老书,马灯的光线将他爹的脸拉长像驴脸。他爹见他进来并不理会,建平已经习以为常了,倘若哪天自己死了他爹也许都不会管。建平脱了鞋,感觉脚被冻得冰冷,他轻轻掀开破羊皮被子,将腿试探着伸了进去,一不小心触到了他爹的脚。他爹暴跳如雷地骂道:“你个狗日的,想把我冷死啊,把你的脚伸到别处去。”建平有些怨恨地看了他爹一眼,将脚挪到了别处。刘德能手里拿着本手绘春宫插图的老书凝神看着,建平躺在被窝里睡不着,就想他爹看的是什么书。他爹将手里的书翻了又翻,纸张都被翻起了毛边。



睡到半夜建平被钻进被子的寒风冻醒了，他打着哆嗦感觉黑暗里羊皮被子在不停地晃动。翻身瞧见他爹将被子掀到一旁，手里正握着自己的私处上下套弄着，他不知道他爹在干啥，咳嗽了声说：“爹把马灯点着，我去撒尿。”刘德能嫖居多年，每次欲火烧身时他就用这法子来解馋，时间长了他渐渐觉得这种快感是百试百爽。

刘德能听见儿子叫他，赶紧拉来被子盖住裆部，伸手摸着马灯擦了支洋火点燃灯芯，嘴里道：“老早不解决，半夜起来，又费灯油。”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虚得冒汗，怕儿子看见自己老不正经。建平披上棉袄，光脚拖着鞋，打开木门朝外面大门走去。月光白晃晃地照耀下来，在地上洒下层层银灰，月光还将建平的影子拉得老长，亮灿灿的星星点燃了半边天空。建平走到大门前，准备开大门出去尿尿，但又缩回了手，天气冷得他不想去动任何东西，借着月光走到门后寻了处潮湿的地方，解开裤带对着土墙就是一阵猛冲，尿声如暴雨一样哗哗作响，半大小伙子撒尿都是这般朝气蓬勃，强劲有力。最后一股尿水撒出后，建平打了个尿颤，于是他嘘起了哨子，只嘘了半句他就提裤子不吹了，他怕吵醒东家人。建平蜷缩着脖子，将棉袄往紧裹了裹，天气冷得让他没有半点困意，倒是想到了白天天平娶媳妇的事，心里又不平起来，对着旁边的架子车狠狠地踹了一脚。

经过上房时，建平突然想听听天平房里有什么动静，他竖起了耳朵蹲在天平房间的窗户下，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什么，正准备回屋睡觉时房间里有了微弱的响声，建平喜上眉梢仔细聆听，但那响声很微弱，建平微微地将头探起，贼眉鼠眼地朝里面看去，房间里没灯，借着月光只看见有人躺在炕上，建平揉了揉眼睛，看清楚那是女人侧面的酮体，两个奶子的轮廓很清楚，建平感觉自己裤裆里的东西硬了起来。

房间里天平把被子蹬掉了，雪丽正给九岁的丈夫盖被子。雪丽给天平盖好了被子后，拉开被窝躺了进去。建平在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下身硬邦邦的东西也不知不觉塌软了。这时候，上房的另一头传来了说话声，对建平来说那声音更有吸引力，他像贼一样半蹲着悄悄挪过去，趴在了刘旺才的窗头。

刘旺才 60 岁的人了，男娃只生了一个，行房的能力却不见减弱。此时，他正骑在五老婆王桂花的身上，额头挂着亮晶晶的汗水，光着膀子也不嫌冷。刘旺才将王桂花的双腿用力地掰着说：“你把腿分开一点，这样我弄不进去。”王桂花香汗淋漓，喘息声里夹杂着连连不断的呻吟，刘旺才正骑在她身上前后推动着王桂花的身体。

建平偷听着房间里的一切，心里痒痒的，不知不觉下身又硬了起来。房间里刘旺才和王桂花此时都不说话了，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和呻吟声。建平在窗

根下蹲了将近一刻钟，冬天夜里的寒气把他冻得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惊动了上房里的刘旺才。

刘旺才的动作戛然而止，惊出一身冷汗，大声朝外喊道：“谁在外面？”

建平早已悄悄挪到了远处哆嗦着道：“叔，是我。”

刘旺才问：“这都啥时候了，不睡觉在院子里转悠啥哩？”

建平说：“我起来解手了。”

刘旺才催促说：“赶紧睡觉去。”

建平应了声“呃”后，裹紧棉袄缩着脖子朝仓房而去。

“晚上喂驴了么？把驴再喂喂，给扔点草料让它嚼去。”刘旺才的喊声，又从窗户里传了出来。

“好的，我就去。”建平一愣，嘴回答了，心里却狠狠地骂道：“你妈的没事找事，驴都像你一样深更半夜饿得不行？”说完，他将一口唾沫飞出去，黏到了树干上。建平借着月光在仓房旁提起草料笼子，蜷缩着身子走到驴圈，一边往里面扔草料，嘴里一边喋喋不休：“你比我活得都好，还有两间房，白天在外面晒太阳晚上回来睡热炕，不干活还要让我来喂你。”杂毛驴似乎能听懂他的话，鼻子上的缰绳一绷紧吼了一声，用高傲的眼光看着建平。

建平喂完驴已经全身冻得冰冷，像结成块的冰棱似的，他小跑到仓房门口将草笼子一扔，赶紧进去把门插上，准备上炕睡觉了。

刘德能背对着他，见他进来翻过声来问他：“干啥去了，去这半晌？”

建平脱了鞋上炕，牙齿咯咯作响地说：“上茅房去了。”

刘德能问：“上茅房去这半晌，拉屎呢？”

建平说：“嗯。拉屎了，顺便给喂了那头杂毛驴。”

刘德能满意地笑了笑，他晚上忘了喂东家那头驴了。

建平躺进被窝，刘德能侧身吹灭了马灯。

雪丽在自己家养成了早起喂鸡的习惯，嫁到了刘旺才家，她还没改掉这习惯。早早地起来，她叠了自己的被子穿好衣服，衣服还是昨天结婚时那身新娘妇装，她有些舍不得地看了看，拍了拍上面的尘土。

雪丽将头发在头上绾了个圆髻，然后舀了瓢热水洗脸，脸旁一撮头发沾上水拧成了一股，雪丽把它抹到耳后，亮出了白皙的耳根和脖子，她解开脖子上的一颗纽扣和发夹，摇晃着头发，拿出香木梳子正准备梳头，外面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此时九岁的天平翻了个身，嘴里说了句梦话，雪丽转过身看着炕上熟睡的天平，木梳搭在头发上僵住了，她看着小小的天平后心里顿感难受，想到自己和这么个小孩子结婚这辈子算是完了。雪丽愣愣地想了片刻，突听窗根外有人走过，木梳又在头发上梳了起来。



院子里，建平和他爹早已起来了。刘德能在烟斗里放了烟丝点着，抽了几口后呛得只咳嗽，他摆着手说：“建平把驴牵到外面去。”

建平用布条勒着裤子，眼神显示出不满。爹一起来就蹲到墙根脚抽烟，啥都让他去干。建平没好气地问：“牵哪去？”

刘德能白眼一瞪，道：“牵外面去！能牵哪去？”

建平犟嘴道：“牵外面，牵哪？”

刘德能窝火了，烟斗在墙上一磕，站起来指着他怒道：“你个狗日的东西，你不知道牵到外面拴在那棵槐树上啊？”

建平怕爹打他，赶紧识趣地去了驴棚，那头杂毛驴见有人走来就高高地昂起头撒欢地嘶叫，建平牵着缰绳，怎么拽也拽不动，心里一时窝火一鞋踢在驴肚上，驴嘶吼着蹦得老高。从后面走出来的管家马运看见了，大声呵斥道：“建平，你干啥呢？踢坏了你赔得起么？”说着，他伸手在建平的后脑勺甩了两把，建平缩了缩脖子愤恨地看了他一眼，真想朝马运裤裆里踹两脚，但他不敢，只好乖乖地牵着受惊的驴出了大门。

马运大冬天里尽可能地耍着管家的派头，双手抄进袖筒里，踱步朝墙角蹲着的刘德能走来，吩咐道：“德能，今天没柴烧，赶紧砍柴去，厨房里等着烧哩！”

刘德能奉承地应道：“是，是，我这就去。”说完，磕磕烟斗起来拍了两把屁股上的灰土，一抹嘴朝后院去了。

雪丽此时站在房间里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她看看炕上睡熟的天平又想想自己，两个相差八岁的人成了夫妻，觉得此事太唐突。雪丽掀开门帘看客厅里没有人，就坐在椅子上发起了呆，眼神恍惚地看着屋里的家具摆设，看见脸盆里洗脸后的水还没倒，便起身端起脸盆，朝院子走去。

马运见天平少爷的新媳妇端着脸盆出来了，赶紧迎上去，笑问：“少奶奶这是要干嘛？”

雪丽礼貌地问道：“洗脸水，倒哪里？”

马运迎着双手说：“倒门前就好了，我去倒，我去倒。”

雪丽身子一让，笑着说：“我自己倒就行了，马运叔忙去吧！”

马运便双手揉搓着说：“那行，我就先忙去。”

雪丽端着半脸盆水跨过门槛，朝粪堆上用力一泼，半脸盆水泼到粪堆上，温热的水在冰冷的粪堆上冒着白气。

建平将驴的缰绳绑在树干上，猛然感觉脖子上一阵湿热。他转过身去，发现雪丽正尴尬地看着他，并羞涩地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没看见你在那边。”建平看着站在门口的雪丽，伸手摸摸自己的脖子，手足无措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雪丽被建平痴痴的眼神看得脸都红了，低着头端着空盆赶紧回屋去了。建

平还痴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雪丽窈窕的背影,心里热乎乎的。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天平的媳妇,觉得她美若天仙,嫁给那小屁孩简直是糟蹋了。建平心里又是一阵失落,一阵哀怨,最后哀叹地摇头笑了笑。

雪丽端着脸盆进了屋子,天平已经掀开被子坐在了炕上,光着上身也不怕冷。雪丽把脸盆放在架子上,问天平:“怎么不多睡一会?”

天平睡眼惺忪地回答:“睡不着啦!”

天平揉了揉眼睛问:“我娘呢?”

雪丽说:“娘还在屋子里,没出来。”

天平哭丧着脸道:“叫她给我穿衣服。”

雪丽心里一振,都九岁了穿衣服还让大人穿?但,想想天平是刘旺才的宝贝儿子,是娇生惯养的少爷。雪丽觉得这事不用麻烦王桂花了,就问:“你要穿衣服下炕,是么?”

天平点点头。雪丽笑道:“我来给你穿,好么?”天平愣怔地看着她,觉得这姐姐比自己两个姐姐还要漂亮,就点点头表示同意。

雪丽把衣架上的衣服取下来,天平坐在大炕的中间雪丽够不着他,就拿了衣服爬上炕半跪在炕边给天平穿衣服。天平倒也配合,比王桂花给他穿的时候听话得多。轮到穿棉裤了,雪丽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天平是裸睡的连裤头也没穿,裆里的那东西还硬邦邦地翘着,天平习惯了,不以为然,雪丽的脸却红了,虽然是个小孩,但也是她的丈夫。

雪丽给天平套上了棉裤,说:“你站起来自己绑带子。”天平听话地站起来了,自个绑了带子。雪丽俯身叠好被子,下炕把天平的鞋提来摆好,问:“鞋你自己穿么?”天平点点头。

刘旺才从上房的房间里出来,端了一杯热水漱口。漱完口后,刘旺才回到房间,王桂花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擦雪花膏。刘旺才说:“行了,行了,去看看天平咋样,昨晚他可是和媳妇一起睡的觉!”

王桂花抹着脸说:“这雪花膏不错,还是人家洋玩意好。”

刘旺才督促道:“赶紧过去看看天平醒了没,都没听见他喊一声。”

王桂花一边掀门帘,一边回答:“你是他爹,还不敢去看看么,是不是怕有雪丽不好意思!”

刘旺才坐在炕边点燃灯,握起烟杆抽起了大烟,神情舒展一副悠闲似神仙的样子。

“天平,天平。”王桂花还没进门就叫喊,天平刚下炕趿拉上鞋,还没拉上鞋帮,应道:“娘,在哩!”

雪丽赶紧将门帘撩起来,好让王桂花进来,王桂花进门后见天平在拉鞋



帮,大感意外:“天平,你咋自己穿鞋呢?”

天平老实地说:“是她问我自己会穿么?我说会,她就让我自己穿。”

天平的话让雪丽心里一阵担忧,怕王桂花骂自己,出乎意外的是王桂花呵呵一笑,对天平说:“娘以前那么调教你,让你自己穿衣服、穿鞋,你都不听,刚娶了媳妇就知道听媳妇话了!”

雪丽站在一旁心里热乎乎的。

王桂花说:“好啊,以后就要这样教天平,让他学得懂事些。”

雪丽点点头说:“娘,我知道了!”

王桂花说:“天平,你穿好鞋赶紧洗脸,马上就吃饭。”

天平说:“知道。”

雪丽端起脸盆说:“我给你舀水去。”说完,朝后面厨房走去了。

王桂花从天平房子里出来,进了自己的睡房,对仰躺在炕上抽烟的刘旺才说:“天平爹,不得了,不得了。”

刘旺才飘飘欲仙地迷糊着眼睛问:“喊叫啥呢,有啥不得了?”

王桂花爬上炕说:“你不知道呀,咱那宝贝儿子天平可听他媳妇的话。”

刘旺才问:“咋说他听雪丽的话呢?”

王桂花眉开眼笑地说:“我刚才过去见他自己在穿鞋呢,说是他媳妇让他自己穿的!”

刘旺才听了却不高兴地说:“这怂娃,男人咋能让老婆管住呢!”

王桂花努嘴儿说:“咋能这么说,天平能懂事就好,你这爹咋做的,这么大的家以后还要他继承,照你这么教育下去,那不成败家子才怪,这家业迟早得叫他给糟蹋了!”

刘旺才眉头紧皱,沉思了一番吐出一口烟,点头说:“对,对,桂花还是你说得对,我老糊涂了咋能那么想,往后还要雪丽多管教他。”

王桂花说:“对,就应该这样。”

这时候,樱桃来到房门口说道:“叔,姨,吃饭了。”

王桂花伸膝下炕,说:“这就来。”接着又说,“他爹下炕吃饭了。”

“吃饭,吃饭了!”刘旺才将烟杆搁在柜上,从炕上下来戴上了暖帽。

客厅里天平和雪丽站在桌子旁,大人没来雪丽不敢坐下。刘旺才和王桂花出来后,先身坐下。不一会,三婆娘、四婆娘一前一后从后院进来了,雪丽赶紧向她们问好:“三娘早,四娘早!”四婆娘瞥了雪丽一眼没理她,三老婆王秋兰坐下来,说:“天平这老婆长得俊啊!”又问,“天平,娶这么好看的媳妇,以后长大了还准备娶么?”天平傻傻地摇摇头。王桂花暗中和她较起劲,讥笑道:“天平,娘给你说,以后如果你媳妇不能给你生娃的话,你就把她休了再娶,娶个能给你

传宗接代的媳妇。”四老婆梁慧芳说：“行了，大家都是姊妹，这出门不见进门见的，为啥一见面就给脸色看呢，我就不信旺才不爱若娇和若茜了，你说么？”刘旺才无奈地说：“吵啥？都是我身上的肉，哪能不爱。爱，谁都爱。”又说，“天平，雪丽，坐下来吃饭。”说着自己端起一碗粥吸溜起来。

雪丽第一次坐在饭桌上吃饭，吃得轻声细气，平日在自己家吃饭时都像她爹一样喜欢蹴下来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暖暖地吃，再清汤寡水的饭都被她吃得津津有味。刘旺才吃完一碗饭，抬头看雪丽一碗饭还完好无损，就说：“雪丽，你嫁给了我刘旺才的儿子做老婆，就保你吃得饱、穿得暖，多吃，看你放不开的。”说完，他将碗伸出去，“樱桃，去给我再舀一碗！”樱桃接过碗去了厨房。

梁慧芳夹了一筷头菜伸到雪丽碗前，说：“雪丽多吃菜，你看你脸色闷白，多吃菜气色好就是个大美人儿了。”

雪丽赶紧接住，说：“谢谢四娘。”

梁慧芳说：“不谢、不谢，自己家都是自己人，别这么放不开，知道么？”

雪丽点点头。

刘旺才嚼着菜说：“你看，还是慧芳娘对你好！”

刘旺才这么一说，王秋兰心里不高兴了，多说恐怕会惹怒了他，只能心里暗暗嘀咕：“谁叫咱没本事，给人家生不出男娃呢！”

樱桃端着一碗饭过来，双手递给刘旺才：“叔，饭！”刘旺才接过饭说：“好的，你吃饭去，她们吃完再喊你，别站着受冻了！”樱桃躬身应了声“是”后，转身去了厨房。

开阔的院子里，厨房烟囱里白烟哧哧地冒向天空，不一会就和阴沉的天幕融为一体。樱桃来厨房，建平正抱着一捆柴问做饭的张妈：“柴火放哪？”

张妈说：“放灶下！叫你爹来吃饭吧，砍了这么多够几天烧的了。”

建平应声“嗯”后，放下柴站在锅边，闻着锅里的饭，差点留下涎水来。

樱桃看了一眼建平，麻利地拿碗盛了满满一碗的珍子（玉米磨成小颗粒煮成的一种糊状食物），双手呈给建平说：“赶紧吃，干力气活要多吃，吃饱点！”建平愣了愣接住珍子端到门外，他本打算问樱桃为啥要对自己这么好，却没问出口来。

愣怔了片刻后，建平搅动起筷子朝嘴里扒起了珍子。18岁的小伙吃起饭来狼吞虎咽，满嘴边黏的都是珍子糊，青色的胡碴上也薄薄地沾了一层。张妈见建平在吃饭，却不见刘德能过来，边在围裙上抹手边问建平：“建平，叫你爹了么？咋还不来吃饭？”建平停下筷子，碗放在房檐台上，抹了嘴朝前面跑去。

樱桃搓着辫子看建平跑出去的背影嗤嗤地笑，张妈在背后说：“樱桃，你还



不吃饭看啥呢？”樱桃眸子里飘着某种飘忽不定的神情，转身说：“老爷他们还没吃完，我待会！”张妈笑道：“丫头还懂事儿么，那你去客厅看看！”樱桃道：“嗯。”

建平叫了他爹，两人从上房旁边的巷子里朝后面厨房走来，樱桃小步轻盈地走出厨房，与建平撞了个正着。“哎呀！”建平叫了声捂住鼻子，樱桃忙问他：“建平哥，没事吧？”建平摆摆手说：“没事！”刘德能问樱桃：“风风火火干啥去？”樱桃说：“去客厅看老爷有啥吩咐。”刘德能一双三角眼贼光闪闪地盯着樱桃，樱桃受不了忙转眼避讳了过去，对建平说：“建平，快去吃你的饭，放房檐台上都晾冰了。”建平揉揉鼻子，疾步走到厨房门口，端起碗就是一阵吸溜。

张妈给刘德能盛了碗饭，他刚蹶到厨房里吃了还没半袋烟的功夫，建平就端着空碗进来了。张妈问：“建平，还吃吗？”建平点点头：“再来点。”刘德能停下筷子站起来看看锅里，饭不多了，就说：“还吃，你知道东家还吃不吃？”张妈笑道：“还多，小伙子要多吃饭，干起活来才有力气。”张妈伸手道：“建平，把碗给姨吧。”

刘德能端着饭又蹶下了，建平的第二碗饭吃了半截，樱桃端着一擦空碗进来了。张妈问：“吃完了？”樱桃说：“吃完了，收拾桌子呢！”说完，她转过身温言细语朝外面房檐下蹶着的建平说：“建平哥，旺才叔说让你吃完了去找他！”建平低着头边吃饭边应了声“知道了。”刘德能停下筷子，眼睛一眨，不解地问：“樱桃，你叔没说找建平干啥？”樱桃摇摇头，回答道：“他没说！”刘德能犯了阵嘀咕后，对建平说：“建平，你快吃，别让你旺才叔等你！”

建平快速扒了几下，碗就见底了。吃完饭，他将空碗往案板上一放，朝前面上房客厅而去。三老婆、四老婆都还坐在客厅没走正喝着茶，刘旺才坐在太师椅上拿竹签剔着牙，雪丽在一边不知所措地站着，在家吃完饭要洗碗、洗锅，现在有人伺候，倒觉得很不适应。建平进来问：“叔，你找我？”

“嗯。”刘旺才悠闲地点点头，对雪丽说：“雪丽，你今天送天平去学堂。”

雪丽说：“嗯。”转身朝外面去了。建平偷偷地瞥了眼雪丽的背影，心里就莫名地紧张起来。

刘旺才对建平说：“今天跟我去县城看看烟馆的生意，你出去把车套上。”

建平还没见过刘家在城里的烟馆，有些激动地应道：“知道了，我这就去套车。”回答完，他赶紧跑到门前解开缰绳，将杂毛驴和车厢套好，只等刘旺才来坐了。

第二章

驴车出了苦山沟，在崎岖的山道缓慢前行，刘旺才双手抄进袖筒里打起盹，猛然一个颠簸将他惊醒了，眨巴着眼睛问建平：“这走到哪了？”建平说：“有一半路了。”手里的鞭子在驴背上甩得啪啪作响，刘旺才开始语重心长地问：“建平啊，你今年有多大了？”建平说：“18了。”刘旺才点点头，说：“时间真快啊，想当年你娘生下你没多久就死了。你爹就带着你到我家做长工，这一干都18个年头了。那时候，你叔我40开外现在都快60的老汉了。”建平笑道：“叔，你60看起来就和40的人差不多，不老！”

刘旺才笑道：“你这娃，平时看起来像个木头，想不到说话嘴还这么甜。你知道叔今天为啥带你去县城么？”建平沉思了片刻，摇摇头：“不知道，为啥？”刘旺才说：“你也不小了，叔不想你像你爹一样在叔家干一辈子长工，今儿想给你在县城介绍个活干。”建平喜出望外，甩了几下鞭子，问：“叔，你要给我介绍啥活干，是在城里么？”刘旺才说：“在城里，你是要到烟馆里帮忙，还是想干些别的差事？”建平思索了一会儿，说：“叔，说实话我不想干烟馆的活，要是城里没别的活，还是在苦山沟里吧！”刘旺才朗朗一笑，道：“你这娃还是很有上进心的嘛，你不想干这事？也行，叔给你另寻活计。”

这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阴冷的风刮得建平脸上生痛，驴车加快了速度在土路上行驶。建平说：“叔，下雪了。”刘旺才掀开帘子朝天空看看，“马上就到了。”说完放下帘子在车厢里闭目小憩，雪花一片一片像鹅毛一样满天飞舞着，古铜色的亮光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传来。大地散发着冬天淡淡的音带，伴随着刀子般的北风在空气中凛冽地震颤。

一小时后，驴车进了县城。城里和苦山沟就是不一样，街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卖年货的小商贩在街两边摆了两条子货摊，吆喝声、叫卖声，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好热闹的景象。街上人太多，驴车行走起来有些困难，杂毛驴走一步停一步，建平说：“人太多，太挤了。”挥鞭在驴背上抽了几下，吆喝道：“让开了、让开了，让车过去。”车前的人都赶紧躲闪到一边，看这架势能坐驴车的人



肯定不一般，只有财东地主之类的人才坐得起。

地上积了薄薄一层雪花，驴蹄子踩在上面打了个滑，车身一歪咣唧一声，车棚挂到了卖麻花小摊的棚子上，把棚子挂倒了。建平忙跳下去，帮老汉将杆子扶起，弯腰说：“大爷，对不起啊！”老汉不领情，说：“说句对不起就行了，棚布挂破了你说咋办？”

建平看看棚布，好好的没有什么口子，说：“大爷，棚布好着没挂破啊。”老汉在围裙上一擦油手，蛮横地说：“我说挂破了就挂破了。”建平说：“根本就没挂破啊，我都帮你扶起来了，还要咋样？”这时候，一个彪悍的小伙子怀里抱了一捆柴火，走过来将柴在地上一放揪住建平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干啥呢？欺负我爹，看他是一个老汉？”建平挣扎着说：“我怎么欺负他，我把棚布不小心挂倒了已经扶起来了，你爹却说挂破了，你看不是好好的吗？”小伙看都不看棚布，说：“我说挂破了，咋样？今儿不赔钱就甭想走。”

渐渐地，行人都围拢过来看起了热闹，刘旺才听到外面吵吵闹闹车也不颠簸了，睁开眼睛叫道：“建平，建平。”建平被小伙揪着衣领勒住脖子，费力地应道：“在，叔。”刘旺才一听声音感觉不对，连忙掀开帘子看见小伙把建平提在手里，捏着烟锅就跳下车，问：“咋回事？你这是干啥，放开他！”小伙说：“赔了钱再说。”刘旺才问：“赔啥钱？为啥要赔钱，他又不欠你的钱！”小伙说：“你的车把我的棚布挂破了。”刘旺才明白原来如此，一点小事情，就说：“你先放开他，你要多少钱？”建平说：“叔，不给他钱，根本就没挂破。”刘旺才急着去李湘平那里，不想多纠缠，说：“挂破没挂破都不要紧，你说要多少钱我还有事哩？”小伙看了他爹一眼，老汉暗笑了一下，小伙说：“十个响圆。”刘旺才一听，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就说：“你这小伙子心还挺狠的，你看看棚布好着没？敢要这么多钱？”小伙说：“你少说废话，不给钱甭想走人。”刘旺才心里窝火，骂道：“你个狗日的东西，放开他。”老汉一听，这不明骂他是狗么，说：“我是他爹，你骂我儿子是狗日的，你这是骂我了。”小伙一听自己爹被骂，放开了建平的脖子，一把抓住了刘旺才，恶狠狠地说：“你再给我骂一次？”刘旺才一把老骨头被提在空中，两眼瞪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围观的人突然向后退开了，县城宪兵队长李湘平带着手下赶来。见刘旺才被人抓着，大吼道：“放手。”小伙一看不对劲，赶紧悻悻地松开了刘旺才。刘旺才见是李湘平，长喘着气说：“湘平兄，你可算来了，你再来迟一步，我这把老骨头就散架了。”李湘平扶住他，问：“旺才哥没事儿吧？”刘旺才摇摇手，喘气道：“不要紧，不要紧。”李湘平转身啪啪扇了那小伙三个耳光，说：“你个狗东西，没长眼睛？他今儿有个啥闪失，你个狗日的给我吃不了兜着走。”说完，他转身对宪兵说：“带回去问话。”宪兵点头道：“是。”过去就押住了那小伙，老汉一看这

下不好了,要是被带回宪兵队肯定少不了吃皮肉苦,老汉扑通一声跪在刘旺才跟前,泣声求道:“大爷,饶了我娃吧,他有眼无珠。大爷,你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他吧。”刘旺才烦道:“湘平兄,放了那穷娃。”

李湘平踌躇了片刻,转身说:“放了那娃。”然后,威胁他道:“你娃今天算是走运,以后小心点,小心爷砸了你的麻花摊。”老汉唯唯诺诺道:“不敢了,不敢了。”

李湘平问刘旺才:“旺才兄,今天下雪咋跑到县城来了,是不是不放心烟馆的生意?”

刘旺才擦了支洋火点燃烟斗,抽了口说:“是呀,县城三间烟馆的生意多久都没管了,今儿没事就跑来看看,本来说先去烟馆再到你那去,没想到你先来了。”李湘平说:“我刚在县城新开的茶馆里喝茶,手下跑过来说你被人缠住了,我这就跑过来了。走,先去我府上坐坐,再看你的生意,咋样?”刘旺才道:“好。”转身对建平说:“建平把车牵上,走。”李湘平问:“这娃是谁?”刘旺才道:“我家的长工,都多少年了。”

李湘平话题一转,问:“上次给你的虎鞭咋样,吃了有效果没?”刘旺才面门一红,嘿嘿笑了笑,抽了几口烟点头道:“不错,我一个晚上没睡觉,今儿都感觉腰酸腿疼浑身没力气。”李湘平哈哈大笑道:“还把老哥你给累着了,老汉行起房事来倒像年轻小伙。”刘旺才羞愧道:“你就甭再笑哥了,东西是好东西,但人老了稍微一动弹就累得受不了,可心急火燎又灭不了,完了就腰酸腿疼。你看看,今儿走起路来两腿像绑着麻绳!”李湘平说:“你这是太急了,是不是很久没有那么爽快了。甭急,我那还有点,走的时候给你拿上。”刘旺才问:“你说虎鞭?”李湘平摇摇头道:“野猪鞭!关中这地方一马平川的,不是有句俗语‘虎落平阳被犬欺’,这老虎就不到咱这地方来,都在深山老林里钻着哩,哪来那么些虎鞭呀。”刘旺才道:“野猪鞭?”李湘平点点头:“是呀,野猪鞭,这不要过年了吗?几个打猎的在秦岭上打死了野猪,拉到县城来卖野猪肉,我就把野猪鞭给收来了,顺便吃了些野猪肉,那肉粗粗的口感好得很,只可惜现在没了,你享不上这口福了。”刘旺才装好烟斗,说:“罢了,经常吃鸡鸭鱼肉,我都没口味了,吃吃面条,倒感觉挺好。”李湘平说:“看你这话说的,你看看那些穷人,想吃块肉都要等到过年时才敢狠下心来买二两,平时谁还有肉吃,你却吃厌烦了。”刘旺才笑道:“我这算啥,哪有兄弟你吃得开呀,平时吃的都是这鞭那鞭肉中精品。”两人有说有笑地经过了县城街道,街两边卖年货的摊子长长地摆了两条,雪花飘飘停停,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交汇成了一幅年关市井图。

到了李湘平的督察队大门口,刘旺才对建平说:“你在门口等着。”说完和李湘平说说笑笑进去了。



建平双手抄进袖筒里靠在车棚边，冻得直发抖。街上人来人往，他等了有几袋烟的功夫还不见刘旺才出来，他知道这一下两下出不来了就朝街上走去，长这么大才来过几次县城，都没好好看看这热闹地方。

街上，草把里一串串红艳艳的糖葫芦，冰糖像冰凌一样包裹在上面，看得建平口水直流。老板问他：“小伙子，来一串？”兜里没钱，他摇摇头咽了口唾沫转过了身，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胡同口，胡同侧门旁站着几个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女子，看见有人往里窥探，女子便笑嘻嘻地朝他摇手帕，建平心里一抖贼贼地看着她们。这时候，一个女人叫道：“小伙子，进来玩玩嘛！”建平心里一阵悸动，伸长脖子问：“玩啥？”女子摇着手帕说：“你过来嘛，过来我趴在你耳朵边给你慢慢说。”建平知道这里是窑子，即使他想进去也没钱，只能在这和窑姐逗趣取乐消磨时间。他玩笑着道：“到底玩啥吗？你说……你说了我过去。”窑姐扭着腰肢莺声燕语地说：“就是玩那个嘛！”建平乐滋滋地问：“到底是玩啥？你说清楚点嘛！”窑姐还有些羞赧了，用手帕轻捂着脸说：“就是弄那个嘛！”建平问：“弄哪个？”窑姐一摇手帕，扭过身子细细地道：“就是弄乐子，弄女人嘛！”建平装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道：“哦，弄女人。”窑姐回身说：“是啊，进来弄弄嘛。”建平说：“现在太冷了呀！”窑姐挤眉弄眼地说：“来嘛，进来弄弄就不冷了嘛。”建平问：“弄弄真的就不冷了？”窑姐说：“你弄弄嘛，弄弄肯定就不冷了。”建平说：“我不信。”窑姐说：“你弄弄就知道了，过来嘛。”建平和窑姐在几米开外你一句我一句言来语去，被窑姐撩得心急火燎，迟疑着只怨恨自己没钱，窑姐见他说话了，走下台阶边走边说：“走，跟我进去，站这里多冷啊。”

建平怕自己真的被窑姐给拉进去了，转身便走，迎面撞上了一个宪兵，忙赔礼道：“对不对，对不起！”宪兵看了他一会说：“你是刘掌柜带的小伙子？”建平说：“是。”宪兵说：“你咋跑到这来了，你叔叫你呢！愣头愣脑看啥哩，还不赶快过去。”建平说：“知道了。”说完，他赶紧跑过街道，老远就看见刘旺才在宪兵队门口东张西望。刘旺才说：“正要给你说事哩，你却跑得不见影子了，快往里走。”

建平跟在刘旺才后面进了大厅，李湘平端了茶碗喝了口茶水，对刘旺才说：“旺才兄，是给他寻活计吗？”刘旺才坐下道：“是呀。”李湘平说：“他在你那干长工干得好好的，干吗还要找个活干？”刘旺才说：“小伙子大了，还要寻媳妇，总不能一辈子干长工，以后要靠自己的。再说眼下这世道也不是很太平，让他先在你这干着，以后慢慢看。”这时候，李湘平的老婆张惠兰从侧门进了客厅，道：“哎，刘大哥，你这出去了一袋烟的功夫，怎么就带进来个半大小伙？”刘旺才说：“他今儿跟我进县上，我让湘平兄给他在县上找个事儿干干。”张惠兰